



《双刺》这种拍脑袋闭门造车的谍战剧是当下浮躁影视剧创作的真实写照。许多观众是奔着看谍战剧来的,结果却是一部无聊的家庭情感剧;本想仰止一下谍报人的智商,没想到却是对狗血桥段一次又一次的摇头叹息。

双刺

高小立

披着谍战外衣的一场所谓的爱情保卫战

在近年来的电视剧创作中,谍战剧一直以悬念丛生的情节,紧张危机的场景,机智勇敢的人物设置,以及善与恶、生与死、信仰与背叛种种考验面前的人性深度诠释这些独有的类型特点,得到了大批观众的喜爱。所以,相比较都市题材剧的家长里短,烧脑的谍战剧是非常成功力的创作,不仅需要丰富翔实的历史与时代背景知识,更需要对军事、谍战本身的专业知识做大量细致的研究了解,比如电台密码、接头暗号、情报刺探、反侦察、特工枪械等等,尤其对人物刻画,除了独具匠心的智慧,还要写出人物缜密的思维与细腻的内心世界。只有如此,方能打造出夯实的剧本,拍出类似《暗算》《潜伏》《黎明之前》《伪装者》这样优秀的谍战题材作品,观众方能随着抽丝剥茧的情节推进,在紧张的观赏与不断地自我否定中,最终于团团迷雾中起获解密的钥匙,同时获得一场酣畅淋漓的视听与心理暗战的审美体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一波脑残穿越剧、一波神乎其神抗战剧的狂轰滥炸后,近期一波低智商谍战剧又涌向荧屏,刚刚谢幕的《双刺》就是代表之一。许多观众是奔着看谍战剧来的,结果却是一部无聊的家庭情感剧;本想仰止一下谍报人的智商,没想到却是对狗血桥段一次又一次的摇头叹息。

要总结《双刺》,只需一句话足矣:一颗子弹引发的爱情保卫战。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激活潜伏在成都卫戍司令部,代号为蝉的中共地下党彭刚,令其设法营救被军统抓捕的共产党高级特工江一林。江一林表面身份是西南军政公署作战处长,掌握了大量国民党重要情报。该剧的主线主要围绕军统保密局新任特别行动队队长邓汉山,通过审讯江一林试图引出彭刚暴露其身份,从而一举抓捕成都地下党来铺陈展开。另一条副线则是围绕彭刚与其担任特别行动队组长的妻子吴佩欣的情感纠葛展开叙事。

剧中彭刚的妻子吴佩欣的身份是中共策反对象、成都城防司令吴晋元的女儿,军统特务邓汉山奉毛人凤指派调任成都抓捕中共地下党,而吴佩欣又是邓汉山的前任女友。抗日战争期间,彭刚为救吴佩欣挡了日军一枪,为了这一枪,吴佩欣隐瞒了自己已怀有邓汉山骨肉的秘密而嫁给了彭刚。彭刚被组织激活后接头的地下党又是自己的初恋女友洪玲。这样的人物布局,俨然是要上演一场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情感纠葛剧。果然,剧情的发展完全是沿着吴佩欣的一场婚姻保卫战硝烟四起,观众在家庭婚恋剧中见惯了的盯梢、猜忌、误会、争吵、夺女等剧情设置剧中都有,这里不想赘言。令人无法接受的却是全剧以吴佩欣仅仅是为了留住丈夫的爱,用所谓保卫爱情婚姻的名义而接连枪杀共产党,从她一枪杀了江一林,到诱捕与其父吴晋元商谈起义事项的洪玲,告密邓汉山抓捕并杀害了彭刚的上级胡浦,误杀屡次帮助过共产党的肖静等等,这些邓汉山一直想做而没有做成的“功绩”,都被吴佩欣轻松拿下。而导致吴佩欣的这些罪恶却全都归结于她对彭刚的爱。剧作给予这个人物的这个所谓的人性化理由何止牵强,根本是价值主导的偏离,吴佩欣杀人的根源是她所在的军统保密局和她人性中的恶。剧尾成都解放后,竟让吴佩欣这个双手沾满无数革命烈士鲜血的军统特务从容不迫走出家门,仅仅接受几年劳动改造,从所谓人性角度让其迎来新生,这样的剧情设计根本不符合理想战争年代的历史事实。

作为谍战剧本身,《双刺》看不到一点谍战剧该有的技术含量。比如,彭刚作为潜伏人员,按道理应该单线联系,结果,其上级在茶桌上几句话便向众人公开了他的地下党身份,到了最后,他的妻子吴佩欣、城防司令部秘书肖静、家中保姆都知道彭刚是共产党了,惟独被描写为非常狡猾的军统特务邓汉山无法知道、无计验证。还有当洪玲与胡浦被军统抓捕后,居然牢房不隔开,还可以聊天,军统会这么傻,不怕他们串供?再有彭刚的上级胡浦牺牲后,新派到成都的地下党组织领导居然就是肖静前男友,这样老套桥段也罢了,但令观众大跌眼镜的是,他为了营救地下党,大大咧咧一个人跑到军统大门口与肖静数次约会,请求肖静帮助,这哪里是一位成熟的成都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智商,更何况党的纪律也不允许,如果暴露身份怎么办?如果肖静告发保密局怎么办?

谍报人员是具有极高素质的特殊人群,起码要具备机智、勇敢、果断,既能言善辩又沉着冷静的特质,可是剧中的间谍也太好当了,比如彭刚不是以自己的智慧、不是靠胆识,也没有化险为夷、绝处逢生、环环相扣的紧张剧情推动这个人物,他一次又一次是靠身边的人打小报告或说漏了嘴获得了情报,更看不到他潜伏十多年厚积薄发的老到。观众感觉:我如果生在当年,也能干间谍。比如彭刚杀死告密江一林的叛徒这场戏,毫无惊险,也无技术含量。押送叛徒去保密局作证的路上,保密局的人轻易就把重要的证人交给陌生的彭刚,路上又轻易相信彭刚说的有鬼魂就跟着下车烧纸驱鬼,而把那么重要的证人单独留在了车上,这简直是小学生们的创作思维。再说与汪伪和日本鬼子缠斗多年,日本轰炸珍珠岛的加密电报都被他们破获了,有着如此丰富经验的军统特工会被装神弄鬼吓到吗?吴佩欣作为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女儿,经过抗日战争历练的军统特务,演员的举手投足没能体现这些质感,俨然还是王子文饰演的那位《欢乐颂》里的富二代曲筱绡。从气质到语言整个一个当下都市题材中任性的“90后”女孩形象,演员没有做任何认识那段历史的功课,对人物的塑造太随意也太随意。作为一名职业演员,塑造角色起码应该从书中、从史料中、从过来人的嘴中,多了解、感悟、琢磨那个年代,那样的家庭,有过那样不凡经历的女性从内心到言谈举止的感觉和做派。

看了《双刺》只想说一句,没有足够的智慧和专业知识,还是别碰谍战剧。《双刺》这种拍脑袋闭门造车的谍战剧是当下浮躁影视剧创作的真实写照,2016年电影票房遭遇滑铁卢也是观众用脚投票的鲜明佐证。事实又一次证明,蜂拥而来的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离开脚踏实地、认真真的创作,泡沫化影视繁荣的背后就是一地鸡毛。

一个正面的、令人信服的价值观,是谍战剧所有故事的源头活水。一旦价值观迷失或者错位,便失去了谍战剧的“根”。即使是拥有再华丽的包装,也无法深深植入爱国主义精神的土壤。

神奇的剧情 断裂的价值观

□赵正阳

狭路相逢,路遇敌人,一把飞刀直取两人性命!千钧一发,手指代替发报机,快捷传译信息!数十米距离,扔一块板砖,直接拍晕敌人!给我一杯绿茶,此刻我需要一次急性胃炎!.....

这些神一样的剧情来自于最近热播的谍战剧《麻雀》。这部被湖南卫视以“偶像”“颜值”“信仰”等元素吹上天的谍战剧,讲述了1940年前后的上海,汪伪分子、国民党军统和我党地下特工人员,围绕日军“归零作战计划”而发生的斗智斗勇的故事。

如今,以“手撕鬼子”、“石头砸飞机”等雷人剧情为人诟病的“抗战雷剧”渐渐远离荧屏。但最近以《麻雀》《胭脂》等为代表的部分谍战剧似乎有为雷剧“招魂”之嫌,盘点剧中那些严重脱离事实的雷人情节,以及百思不得其解的故事逻辑,加上断裂的价值观,不禁让笔者感叹:莫非“抗战雷剧”变种为“谍战神剧”重出江湖?

神奇的剧情

《麻雀》让我们看到了在白色恐怖的谍战世界中,原来有一个如此神奇的人,以及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剃头匠出身的男一号陈深,颜值爆表,凭借多年剃头的技术,练就一身神一般的飞刀绝技,随身携带几把飞刀,关键时刻,能在百米之内取人性命,且一剑封喉,其神技堪比古龙笔下“小李飞刀”;后来,又神一般成为黄埔十六期的特工教官,神一般地被自己的学生暗恋,神一般地在南京保卫战中救了自己的上司,被上司提携为汪伪机关的行动队长,作为行动队长,陈深拥有不开枪的特权。最神奇的是,陈深和另两位高颜值小鲜肉——军统特工唐山西、军统叛变特工苏

三醒,与汪伪76号档案员柳美娜、军统特工徐碧城、共产党员李小男之间,抓住紧张的谍战工作中一切可以挤出的时间,上演了一场美男计+多角恋的恋爱大戏。最后,三男三女中的四位配角逐个死去,陈深与徐碧城顺利盗取“归零计划”。

《麻雀》里所描绘的上海,全然不是《伪装者》里所说的“租界是孤岛,充斥着黑龙会的爪牙、法国的巡捕、日本的间谍和76号的密探”,而是充满了法治精神和社会正义,里面的日本人和汪伪76号,他们“不拿到确凿证据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绝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就算把目标人物锁定到两人,也要千方百计寻找证据,排除其中一人的嫌疑;即使所有的证据指向男一号,他也能在众目睽睽中洗白自己。

《麻雀》里所歌颂的爱情,全然不是《潜伏》里面的翠平和余则成、《悬崖》里面的周乙和顾秋妍在革命信念的支持下,日久生情,弄假成真,而是浪漫的洋装舞会、西餐玫瑰、小孩过家家的爱情游戏。

《麻雀》里所表现的谍战情节,全然不是《悬崖》《黎明之前》里对客观事实的尊重,对一个谍战人员在特殊环境中特殊精神状态的刻画。在《麻雀》中,只要剧情需要,飞刀比子弹管用,手指比发报机管用,装入化学品的试管比炸弹好使。即使几十把枪指着男一号,他也能化险为夷,逃出生天。

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除了传播剧情之外,往往还产生另外一个作用,引导人们自发的去关注电视剧背后的历史。近几年的谍战剧几乎不约而同地钻进了民国时期的上海,也就激起了大家对这一特定空间的特定历史的兴趣。根据目前关于“沦陷区”和“孤岛”的史料显示,汪伪时期的上海的确有着繁华的一面:有轨电车、霓虹闪烁、西装旗袍、电灯电话,包括不断涌入的人口,以及来自全世界的潮流商品。恰恰因为如此,我们的影视作品才更应该拨开重重迷雾,为观众展示繁华背后的历史真实。因为这才是作为“沦陷区”的上海的本质特征:汪伪政权的实质是汉奸政权,即在经济上加强民间搜刮,供日本战争之需;军事上大量培植伪军,打击共产党游击队;在政治上对日本言听计从,建立特务机关,暗杀抗日志士……无论站在哪个角度、哪个层面,我们都应该对汪伪政权报以唾弃和鄙视,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历史观。但很遗憾,在《麻雀》身上,我却感受不到这些。

断裂的价值观

一般认为:作为严肃革命历史题材的一个衍生类型——谍战剧,必须建置在一个稳固的价值观基础上。也就是说,一个正面的、令人信服的价值观,是谍战剧所有故事的源头活水。如《暗算》三部曲,尽管分别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但其故事背景分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特务活动猖獗,以及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合作失败。其故事素材都有大量的档案资料作为支撑。其价值观定位都是共产党人在极其不利的外部环境下,通过高超精妙的谍战技巧化险为夷,绝处逢生。另外两部备受好评的谍战剧《潜伏》《伪装者》,都是把主人公的价值观转变作为故事的逻辑起点:通过其作为军统特工执行任务期间,不满国民党“围剿”的举措而弃暗投明,后转变为中共地下党潜伏工作者。其他优秀的谍战剧如《黎明之前》《悬崖》《红色》等同样如此,不管我方共产党员面对的敌人是汪伪、国民党、日本人,其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价值观是鲜明而清晰的。

而《麻雀》所设定的叙事动机“归零计划”本身就语焉不详,所谓的宏大叙事格局已经异化为“军统”和“汪伪”之间的单线对抗。男主角陈深的主要任务是在爱情的驱使下帮助军统人员解套。在整个剧情结构中,“共产党”元素只出现在了三个地方:一是开头部分,由共产党员“宰相”托出“归零计划”的大致内容;二是中间部分,军统方面以“截杀共产党交通员”的情报,试图赎回唐山海;三是结尾部分,在毫无剧情铺垫的情况下,中共地下党员李小男“横空出世”,又莫名其妙地死去。其实,即便是这仅有的三处剧情,也没有明显的联系,为了拼凑剧情、深化主题而加入的价值观杠杆,本质上是断裂的。

由此,如果说这部电视剧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那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工唐山海和徐碧城,假扮夫妻潜入汪伪特别行动处,在麻雀(陈深)的协助下,盗取“归零计划”的过程。而如果说这部电视剧歌颂了一种精神,那就是:军统特工唐山海为完成任务,舍生忘死,大义凛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然,并不是说不能把这种悲壮赋予同处抗日一线的国民党军统,但至少不能以此来置换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永恒主题。综观全剧,我们遗憾地看到,“共产党”以及“共产党所代表的价值观”是基本缺席的。一旦价值观迷失或者错位,便失去了谍战剧的“根”。那么,即使是拥有再华丽的包装,也无法深深植入爱国主义精神的土壤。又何谈鲜明主题和宏大格局。

电视剧《麻雀》争鸣



作为2016年最具影响和最受瞩目的谍战题材剧,千乘影视精心制作的《麻雀》的魅力和价值,更多来源于其中所表达呈现出来的人性深度和张力,以及信仰之巨大光芒与力量的凸显。这也是主创人员更高的自我要求和品质追求。

一切潜伏其实都是人性的潜伏。惊心动魄的谍战生涯中,时刻伴随着人性的撕扯与撕裂、遮蔽与扭结。谍战,潜伏,这种特殊场域特定角色,是轰鸣的人性搅拌器,这里冲突集中、矛盾密集,四处是诱惑与陷阱,如陈深所说“每天都有可能暴露,每天都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天”,身处其中的人随时随地可能遭遇最极端的处境,人性中那些复杂微妙的因素更容易彻底显形和淋漓尽致。这里更是残酷的人性绞肉机。作为一名潜伏在敌营的伪装者,真实身份与伪装身份之间的巨大分裂,一个自然人的正常情感建构与流露与特工的立场和职业诉求之间复杂的交错关系,“我是谁”身份的迷失与确认……对一个人的精神和灵魂实在是巨大的折磨和考验。剧中设置的几组虐心人物关系,陈深与毕忠良作为一起从战场幸存的生死兄弟,却因为不同的政治选择而成为了敌人,他们之间有真挚的兄弟情谊,但更有截然对立的家国立场。毕太太的人设,成功而自然地凸显了这种残酷,她对陈深一直表现出一种母亲般的疼爱甚至宠溺,一口一个“我们家陈深”,而最后却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兄弟俩在她面前兵戎相见生死搏杀。包括柳美娜对唐山海纯粹而忘我的爱恋,一个年轻女性平凡而真挚的情感诉求,本具有完全的合理性合法性,然而在这样一个谍战的背景下,却只能成为唐山海实现情报任务的棋子与筹码,最后付出生命代价。

网络热议中对徐碧城作为一名特工的愚蠢和菜鸟多有吐槽。徐碧城那些所谓菜鸟举动,她坚持解救周丽、她当众对陈深掩饰不住的关心等等,其实细想都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岁年轻女孩最正常的人性舒展和人情表达。同陈深、唐山海、宰相等特工精英的自持、果毅相比,徐碧城显然还太缺乏职业精神和素

养,该忍的不能忍、该狠的不够狠,但换个角度看,这个菜鸟特工,她正常的人性人情还未被这特殊场域的特殊身份所扭曲和粉碎,她的可爱与可恨也恰在此。而这些主配角的精心性格设计,除了推动情节,还有效地参与着这部电视剧对人性深度和人性张力的探索与表现。

谍战题材非常考验主创者的功力,无论制片人周之光、编剧海飞、导演金琛或演员,这些主创们如何去想象和感受那些远在我们当下生活图景和生命经验之外的现实疑难与精神困境,如何把它变成自己贴身切骨的一部分,再淋漓地表达和传递给观众。对人性的深入探索和表达就是一个有效途径,人物、主创和观众能够在人性这样一种共通的伦理和情感尺度内去相互代入、理解和体恤。安全、温暖、幸福,爱与被爱,这些原本都是人之为人最朴素最基本的期待与诉求,而身为一名特工、一个潜伏者,他人生中这些平凡又宝贵的东西却必然阶段性甚至永远的遮蔽与舍弃。坐在电视机前,侧身于历史与故事之外的我们,跟随着人物一起感受那些人性的扭曲和放逐,唏嘘感慨之后,心中自然而然地升起的是对战争和过度之欲望和掠夺侵略的巨大反感,甚至对人类文明演变历程的深度质疑与思考。而这,恰是《麻雀》的人性深度与张力。

无论是高高扬起的皮鞭、电椅、烧红的三角烙铁,还是“明明是你最重要的人,你不能去救她。明明是最亲爱的人,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去”,这些肉体和精神之虐,其实都大大地超越了一个正常人的生理和心理极限。谍战,忠诚与背叛之间的人性黑洞,那些目标专一奔主题的惨烈战斗手段,无论胜利与否,都注定伴随着人性的塌陷和个体的伤痛。而作为一个特工,一个潜伏者和伪装者,这些却是他随时可能身处的境地和注定要碾压的命运。和你我一样,他们都不过是肉体凡胎,何以能够如此坚定不移地承受这些?

《麻雀》给出的答案是,信仰。是的,因为信仰,因

对于信仰之光芒的着力表达与凸显,是《麻雀》最迷人之处,更是它的艺术品质和精神价值最根本之所在。

人性张力与信仰光芒

□金赫楠

为坚定地相信现在自己所承受的身心之虐都是为了实现一种绝对正义,是家国天下的大担当,是为了更多的人可以长久地拥有安全和温暖、可以恣意地爱与被爱,所有痛苦和牺牲都是值得的,无怨无悔。谍战题材最大的正面精神价值正源于此,除了精彩重现战争年代的风雨飘摇和百转千回,更要走进彼时彼地那些人物的内心,他们正在承受的现实痛苦与精神煎熬,以及抵御这些痛苦煎熬的灵魂力量。剧中表现了特工精英宰相、陈深、唐山海、李小男等人对信仰立场的坚定执著,包括毕忠良、苏三省等人信仰放逐后的人生崩塌。而最有意味的是徐碧城的人设,这个特工菜鸟恰恰最真实地呈现出战争年代一个普通知识青年的内心成长与信仰构建过程,她懵懂地加入军统、为实现小我的爱情追求糊里糊涂地成为了潜伏者,状况频出问题不断,却在残酷激烈的斗争中成长,最终自觉地选择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人生信仰,融入到救亡图存大我之中。

唐山海被活埋的场景将会成为谍战剧谱系中的经典一幕,他步履从容表情淡定地走向深坑,土一锹一锹落到身上时他呈45度角仰望天空、嘴角轻轻上扬的浅笑,令观众肝肠寸断的同时又深受感染。徐碧城家里客厅的老式留声机里曾反复咿呀播唱着《长城谣》“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而现在,客厅里的人已经离去,他们或继续战斗、或慷慨赴死,或激昂壮烈或云淡风轻地继续哼唱着“四万万同胞心一条,新的长城万里长”。这就是信仰,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巨大力量。宰相、唐山海、李小男……那些没有墓碑的生命与爱情,因此获得永生;更是对毕忠良那句“你的信仰救得了你吗”之疑问的铿锵回答。

《麻雀》贯穿始终的精神叙事,是信仰带给一个人的力量,也是传递给我们这些身处和平年代的普通人的力量。而对于信仰之光芒的着力表达与凸显,正是谍战剧《麻雀》最迷人之处,更是它的艺术品质和精神价值最根本之所在。